



福泽谕吉自传

〔日〕福泽谕吉 著

马 斌 译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福泽谕吉自传

〔日〕福泽谕吉 著

马斌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泽谕吉自传 / (日) 福泽谕吉著; 马斌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12068-5

I. ①福… II. ①福… ②马… III. ①福泽谕吉 (1835~1901) —自传
IV. ①K833.13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876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福泽谕吉自传

〔日〕福泽谕吉 著

马 斌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2068-5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插页 1

定价: 58.00 元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新版说明

本馆出版名人传记渊源有自。上世纪初林纾所译传记可谓木铎启路，民国期间又编纂而成“英文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其后接续翻译出版传记数十种。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汇涓成流，结集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广为传布。

此次重新规划出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续写经典、重开新篇。丛书原多偏重学术思想领域，新版系统规划、分门别类，力求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作品新价值、新理念、新精神。丛书分为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发明以及除上述领域之外的综合类，共计五大类，以不同的封面颜色加以区分。

丛书所选人物均为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名流巨擘，他们的业绩和思想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甚至塑造了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所选传记或运笔于人物生平事迹，或着墨于智识求索，均为内容翔实、见识独到之作。读者于其中既能近观历史、反思现实，又能领悟人生、汲取力量。

我们相信名人传记的永恒魅力将为新时代的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我们也期待能得到译界学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使此套丛书的出版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年12月

本书出版说明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毕生从事著作和教育活动，对西方启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九世纪下半期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转变时期。当时，一方面是以将军、大名（诸侯）及武士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受压迫的农民群众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不断增长。这样，在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的沉重打击下，整个封建社会的矛盾和阶级对抗日趋深刻化，反动的封建统治越来越腐朽和没落。正在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敲开了日本闭关自守的大门，外来的侵略、压迫威胁着日本国家的独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发生了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明治政府在七十年代前后自上而下地实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道路。但是旧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还在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这新旧交替、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刻，福泽谕吉作为日本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登上了历史舞台。

福泽谕吉生于中津藩（今大分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幼时深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压抑，在思想上种下了反封建的种子。青年时期，他得风气之先，接触西方文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又三度游历欧美，接受了近代科学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面对着日本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他决心以谋求国家独立和“富国强兵”为己任，猛烈抨击旧的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大力传播启蒙思想，介绍资本主义文明，号召日本人民学习“实学”、学习科学，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1868年他创办庆应义塾，培养科学人才；1873年他和森有礼、加藤弘之、津田真道、中村正直及西周等人一起组织了启蒙团体“明六社”（因在明治六年成立，故名），出版《明六杂志》，针对当时的现实问题，著书立说，积极从事启蒙活动，福泽因而有“日本伏尔泰”之称誉，可见影响之深广。

福泽谕吉一生的著述约有六十种。就他的整个思想发展和全部活动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1862—1869），从写作《唐人往来》（1862）到《西洋事情》（1868—1869），主要是介绍西方情况，输入资本主义文明，是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准备时期。中期（1870—1881），从发表《劝学篇》（1872—1876）、《文明论概略》（1875）到《丁丑公论》（1877）、《民情一新》和《时事小言》（1881），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启蒙思想和文明理论，是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活跃时期。福泽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抨击了封建制度和旧的道德伦理观念，发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呼声，要求人民“专心致力于接近人生日用的实学”，学习科学文化，追求“真理”。他又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肯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不过是接受委托、代表人民办理公共事务。后期（1882—1901），从《帝室论》（1882）、《尊王论》（1885）到《新女大学》（1899）为止是他的政治思想转趋保守的时期。在上述三个时期中，最能代表福泽谕吉思想特点的是中期的启蒙思想和文明理论著作。其中，《劝学篇》

和《文明论概略》可说是他的主要代表著作。他后期写作的《福翁百话》（1896—1897）作为他的世界观的概述，也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不是单纯地介绍西方文明，而是宣传通过吸收西方文化来促进日本的文明开化。他号召日本人发扬独立精神，努力使日本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他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发挥了他自己的一套文明理论。福泽认为，“文明”这一范畴，可以无所不包，举凡工商企业、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文学艺术和道德伦理等等无不包含在内。还指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他特别强调道德智慧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人民道德智慧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因而文明的进步也没有止境。福泽对比了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断定日本落后，西方先进，日本应该向西方学习。

福泽谕吉接受西方的影响，是通过十九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人为中介的，这些人物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而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家。福泽沿袭这些人的思想观点，在政治制度上他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经济上他接近庸俗经济学的观点，伦理学上他采取功利主义，在认识论上他站在经验论的立场。

福泽谕吉的思想到了后期，日益趋向保守。1882年他创办了《时事新报》，以不偏不倚的立场为标榜。这个时期他公开提出“官民调和”的论调，要求人民把争取民主的斗争从属于天皇制国家的对外独立和扩张。福泽主张“官民调和”的思想，据他自己说早在明治七、八年（1875—1876）前后就产生了。因此他虽然大声疾呼“民主、自由”，但是他自己并未参加后来在日本澎湃发展起来的争取自由民权的民主运动。以后，他进一步站在“国权主义”的立场上，拥护天皇制，鼓吹尽忠报国的道德教育，主张对朝鲜、中国进行武力扩

张。到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时期，他把侵略中国称之为“文明之战”，积极鼓吹“主战论”，甚至为日本军国主义捐献军费，并为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感动得涕泪横流，充分暴露了他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历史局限性。其实福泽的这种思想变化并非偶然，而是他思想的必然发展。我们知道，福泽的启蒙活动基本上没有超出明治绝对主义政权“自上而下”的开明化、近代化路线。因此，当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利益和农民、贫民的反封建的要求一致的时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的活动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性。相反，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阶段时，它的专制主义性质就同广大人民要求自由民权的运动发生了冲突。

福泽谕吉对于哲学问题的论述不多。他自己从未自称是哲学家。不过福泽谕吉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还是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他提倡“实学”，鼓吹科学知识，强调文明开化，在认识论上基本上是一位经验论者和实证论者。特别在青年时代，他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无佛无神的洋学生”，对宗教采取了批判态度，在他的启蒙思想中表现出一种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但是在社会历史观点上，他基本上没有摆脱唯心主义。例如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原始”、“野蛮”、“半开化”和“文明开化”四个阶段，而他划分这四个阶段的根据则是从人们的精神、文化和智慧出发的，基本上没有考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也未能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发展来进行分析，而抽象地把文明开化归结为人们道德智慧的进步。

在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历史转变中，资产阶级的表现是软弱的，富有妥协性的，民主运动极不彻底，这些在福泽谕吉的思想和著作中也都一一反映出来了。但是，福泽谕吉作为日本由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意义是值得我們深入地探讨研究的。

《福泽谕吉自传》是作者根据他自己口述的速记稿加工整理出来的。原书反映了福泽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情况，是一部研究福泽思想的第一手的基本资料。由于《自传》中缺少关于福泽著作情况的叙述，我们又请译者把福泽谕吉自己写的《福泽谕吉全集》绪言译出附在书后，一并供读者研究参考。

编 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次

初版序（石河干明）	/ 1
-----------	-----

少年时代	/ 2
------	-----

兄弟五人与中津的习惯格格不入（2）——儒教主义的教育（3）——母教不严而家风正（4）——父亲叫我长大当和尚（5）——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死敌（6）——年到十四五岁才有志读书（6）——通读《左传》十一遍（7）——手巧（8）——对制造锯锉感到吃惊（9）——白天提着酒壶上街（10）——兄弟问答（12）——为乞丐捉虱子（12）——践踏废纸和神符（13）——看狐仙的神体（14）——对门阀制度不满（15）——因“下执事”三字而遭申斥（15）——喜怒不形于色（16）

长崎游学	/ 18
------	------

社会活动的开端（19）——再难寄居长崎（21）——想去江户（22）——在谏早与铁屋分手（23）——写假信（25）——马关渡海（25）——自马关乘船（26）——从明石上岸（27）——到达大阪（28）——长崎游学中的逸事（29）——师生关系颠倒过来（30）

在大阪进修

/ 32

兄弟都染重病 (32) —— 绪方先生的深切关怀 (33) —— 兄弟同返中津 (34) —— 哥哥不幸去世，难在大阪继续学习 (34) —— 与母亲直接商量 (35) —— 为还四十两债款而变卖家产 (36) —— 偷抄筑城书 (38) —— 去医家学兰学，申请书却须写学炮术 (40) —— 母病 (40) —— 绪方先生的大恩、让我充当食客 (41) —— 学生生活染有酒癖 (42) —— 出淤泥而不染 (43) —— 教训学生 (44) —— 当上塾长 (46)

绪方学塾的塾风

/ 47

学生裸体 (48) —— 裸体闹出笑话 (48) —— 不讲卫生 (49) —— 杀猪 (50) —— 解剖熊 (51) —— 看戏失策 (52) —— 假打群架 (52) —— “辨天小僧” (53) —— 被人当作扒手 (54) —— 不信神佛 (54) —— 一封假的妓女来信 (55) —— 嘲弄迷信的同学 (57) —— 骗人吃河豚 (57) —— 偷饭馆的东西 (58) —— 从难波桥上扔小碟 (58) —— 以烟戒酒 (59) —— 从桃山回来又去救火 (60) —— 学生努力用功 (62) —— 抄写原著进行“会读” (63) —— 独立研究 (64) —— 抄书生活 (66) —— 热心于工艺技术 (67) —— 抄写黑田公的原著 (70) —— 大阪学生的特点 (71) —— 敌视中医 (72) —— 无目的的练习 (73)

离大阪去江户

/ 74

三人结伴同行 (75) —— 到江户不是学习而是教书 (76) —— 决心学英语 (77) —— 到小石川去学英语 (77) —— 进入“蕃书调所”学习 (79) —— 寻求学英语的朋友 (80)

初次渡美

/ 83

“咸临丸” (83) —— 木村摄津守 (84) —— 至浦贺上岸饮酒 (85) —— 银币狼藉 (85) —— 坐船如在狱中遇大地震 (86) —— 日本人胆量大 (87) —— 美国人的欢迎礼炮 (88) —— 见地毯吃惊 (89) —— 豪爽的书生犹如新娘 (90) —— 对女尊男卑的习俗感到惊讶 (91) —— 对事物的说明有隔靴搔痒之感 (91) —— 探询华盛顿后代的情况 (92) —— 代修军舰而不收费 (93) —— 第一次把英语辞典带进日本 (93) —— 义勇军 (94) —— 在夏威夷停泊 (94) —— 少女的照片 (95) —— 出国期间发生樱田门事变

(95) ——受幕府聘用 (97)

访问欧洲各国

/ 98

旅行中准备的物品失算又失算 (100) ——欧洲的政风人情 (102) ——随便买卖土地 (103) ——自由参观中又不自由 (103) ——怕见流血 (104) ——内心探索事理 (105) ——库页岛的边界谈判 (106) ——俄国政府的款待 (106) ——被动留俄国 (108) ——生麦事件的消息传来, 使节为之苦恼 (109)

“攘夷论”

/ 111

“攘夷论”者的矛头指向洋学者 (111) ——英舰来航 (113) ——法国公使无法无天地逞威风 (114) ——事态日益紧迫 (114) ——米、酱上的失算 (115) ——小笠原壹岐守 (116) ——鹿儿岛湾之战 (116) ——松木、五代投奔英舰 (118) ——萨、英谈判 (118) ——松木、五代潜居埼玉郡 (120) ——初遇松木 (122) ——热衷于还锚 (123) ——绪方先生染急病, 村田藏六的变化 (124) ——抄写外交机密 (126) ——胁屋卯三郎切腹自杀 (126) ——下关的攘夷 (128) ——剑术全盛时期 (128) ——卖掉刀剑 (129)

重渡美国

/ 131

太平洋开始通航邮船 (132) ——购买“东舰” (132) ——讨厌幕府人的不法行为; 廉价的美元 (133) ——抵制“利国论” (134) ——打倒幕府 (135) ——受“谨慎”处分 (137) ——福泽胞兄在萨摩 (137) ——不服从长官 (138)

“王政维新”

/ 140

“维新”之际本人的态度 (140) ——不痛恶以门阀欺人的人, 而痛恶他们的陋习 (141) ——父母的遗传 (141) ——对本藩无功名进取之心 (142) ——当日即把拜领的“纹服”卖掉 (143) ——主从之间也有来言去语 (144) ——征伐长州时阻留学生回藩 (145) ——对幕府也不悦服 (146) ——渡洋时船中的谈话 (147) ——葵家徽的威风 (148) ——幕府的攘夷主义 (149) ——义塾逐渐发展 (158) ——在官贼之间不偏不党 (158) ——古川节藏逃走 (159) ——狂人一条自美回国 (159) ——新政

府之召用 (161) ——若奖励学者，也应奖励豆腐房的老板 (161) ——命英国王子洁身晋谒 (162) ——美国前国务卿再评日本 (163) ——深虑儿女前途 (164) ——学费之滥觞 (164) ——上野之战 (165) ——日本国内唯庆应义塾独存 (166) ——难理校政；禁止乱写乱画 (166) ——文部省的成立 (168) ——教育方针以数理和独立为本 (169) ——著书翻译，一切独立 (170) ——义塾迁至三田 (171) ——制止敬礼 (172) ——官方拍卖土地 (174) ——教员“争薪” (175)

担心暗杀

/ 177

打算从地板底下逃跑 (177) ——暗杀的历史 (178) ——羡慕云游僧 (179) ——在长州室津的担心 (179) ——在箱根的担心 (180) ——过中村栗园先生家门而未入 (180) ——为增田宋太郎所窥伺 (181) ——一夜危险 (182) ——老母游览大阪也未如愿 (183) ——戒备反而无益 (184) ——互疑互怕而逃 (184)

杂记

/ 187

暗杀之患转到政治家身上 (187) ——弃刀而又耍刀 (187) ——从扇子中抽出匕首 (188) ——和田义郎向壮士挑衅 (189) ——强令农民骑马 (190) ——试探过路人态度之软硬 (190) ——主张独立，敢创新例 (192) ——脾气 (194)

一身一家的经济来源

/ 203

偿还貳铢银会钱 (203) ——如没钱，就等有钱时再用，决不摘借 (204) ——遇雨不雇轿，却买木屐、雨伞步行而归 (205) ——事变之当日交付议定的房款 (206) ——谢绝孩子的学费 (208) ——买船票不取巧 (210) ——拒领本藩的禄米 (211) ——对本藩耍无赖，作风卑劣犹如商人 (212) ——从藩方弄来一百五十两 (213) ——以卖原文书为名而捞一笔钱 (214) ——人是社会的寄生虫 (215) ——中国文明开化不可期 (216) ——旧藩平静自有原因 (216) ——向藩中高级官吏提出因循姑息的主张 (216) ——劝告卖掉武器 (217) ——解除武士的武装 (218) ——不懂如何做买卖 (219) ——买火铲而知货币法有错 (219) ——翻译簿记法；见簿记而感麻烦 (220) ——如有借据，愿出百万圆购买 (221) ——存款

也嫌麻烦 (222) —— 毫不发牢骚 (222) —— 不与他人谈私事 (223) ——
学按摩 (223) —— 一次大投机 (224)

品行家风 / 226

没有莫逆之交 (226) —— 说大话时也应有所顾忌 (226) —— 第一次看到
上野、向岛 (227) —— 向小和尚敬酒 (228) —— 不怕嫌疑 (229) —— 被
人指责丑声外扬, 反以为荣 (229) —— 初看东京戏 (230) —— 不风流之
由来 (231) —— 娶妻生九子女 (232) —— 不妨碍孩子的活动 (232) ——
家无秘密事 (233) —— 礼貌似乎不周 (233) —— 子女间没有轻重之别
(233) —— 不赞成洋式的留遗书的做法 (235) —— 体育第一 (235) ——
子女幼时记事 (237) —— 三百几十封信 (237) —— 自己的品行也自有影
响 (238)

晚年生活 / 240

不愿做官的原因 (240) —— 进退更成问题 (241) —— 决不与虚张声势的
一伙为伍 (242) —— 品行不端者视如下等人 (242) —— 讨厌“忠臣义士”
的轻浮作风 (243) —— 愿做独立的榜样 (245) —— 我是政治的诊断医,
而不是开业医 (246) —— 明治十四年政变 (247) —— “保安条例”
(249) —— 一片言论能动天下人心 (250) —— 《时事新报》(252) —— 做
事总往最坏处着想 (254) —— 保养身体 (256) —— 终于戒酒 (257) ——
锻炼身体 (258) —— 不迁就病 (259) —— 练刀、舂米 (261) —— 经历变
化多端 (261) —— 人的欲望无穷 (263)

《福泽谕吉全集》绪言 / 264

《唐人往来》(272) —— 《西洋事情》(274) —— 《穷理图解》(279) ——
《劝学篇》(280) —— 《童蒙训词》(280) —— 《会议辩》(282) —— 《文
明论概略》(283) —— 《分权论》以下各篇 (284)

解题 (小泉信三) / 287

后记 (富田正文) / 291

福泽谕吉年谱 / 299

人名书名索引 / 314

初版序

在庆应义塾^①校内，我很早就以西方学者往往喜作自传为例，希望福泽先生也写一部自传，并曾亲自敦促此事。但先生平日活动甚忙，无暇执笔，日子白白放了过去。前年秋天，福泽先生应某一外国人之请，叙述“维新”^②前后的实际经历时，忽然想起此事，遂口述幼时至老年的经历梗概，请速记员加以笔录，然后再亲自校订，题为《福泽谕吉自传》，并把它发表在去年七月至今年二月^③的《时事新报》上。本来这份记录只是由福泽先生按照所回忆的事实加以叙述，因此宛如一场谈话，当然不能极尽其详。所以先生认为待在报纸上全部发表完了之后，再亲自执笔补充遗漏之处。并且为便于后人参考，还计划根据幕府时期亲身见闻的事实，把我国开港的情况以至幕府末期的外交始末加以记述，另为一篇附在《自传》之后，而且腹稿已成。但在去年九月，先生突患大病，因而此事未能完成，实为遗憾！然而今后，当先生病体痊愈时，必将把他早已拟就的腹稿笔录下来公开于世，以弥补今日的遗憾。

明治三十二年（1899）六月

时事新报社 石河干明记

① 福泽谕吉在1858年（安政五年）创办的一所兰学学校。1868年（庆应四年）以当时的年号命名为庆应义塾。在福泽的思想影响下，培养了一批财经和政治方面的人物。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设大学部，包括经济、法律、文学三个学部。1920年（大正九年）根据“大学令”改为私立综合大学，下设文、法、经、医等学部。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起按新制设文、法、经、工、医五个学部。校址在今东京都港区三田。——译者

② 指1868年日本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明治维新”。——译者

③ 指1898年7月—1899年2月。——译者

少年时代

福泽谕吉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奥平藩^①的一个士族。母亲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名阿顺。父亲的身份据说刚好可以按规定的仪式谒见藩主，所以较“足轻”^②的地位要高几等，但仍是一个下级的士族。以今天^③的情况来说，大致相当于“判任官”^④。父亲在藩内任“总管”职务，长期在中津藩设于大阪的“货栈”^⑤值勤，因此全家都迁在大阪居住。我们兄弟五人都是在大阪生的。大哥下面是三个姐姐，我最小。我诞生于天保*五年（1834）十二月十二日。是年父亲四十三岁，母亲**三十一岁。此后，天保七年（1836）六月，父亲不幸病死，遗下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哥哥十一岁，我虚岁才三岁。所以我们不能继续住在大阪，母亲便带领我们兄弟五人回到藩地中津。

兄弟五人与中津的习惯格格不入 回到中津以后，我记得我们兄

① 丰前是九州地方之一“国”，相当今福岡县之一部；中津即在大分县之西北，1732—1869年（享保十七年—明治二年）为奥平氏之领地。“藩”原是大名（诸侯）管理的领地，为朝廷的屏藩。后来到了江户幕府时代转称诸侯的领地为“藩”。——译者

② “足轻”，最下级的武士。平时服杂役，战时为“武家”的步卒。——译者

③ 指执笔时的1898年。——译者

④ “判任官”：最下级的官吏，直接由本单位的首长任免。——译者

⑤ 江户幕府时代各藩大名为了满足生活和财政上的需要，必须把取自农民的年贡米和其他贡品卖掉，以换成货币。所以关东、东北一带的大名便在大阪；东海、北陆以西的大名在大阪各设有为本藩贮藏与贩卖其榨取物资的仓库。——译者

* 如按公历计算，天保五年相当于1834年。但日本历法的12月12日，相当于公历1835年的1月10日。福泽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二月三日六十八岁时去世。如按阳历周岁计算享年六十六岁零一个月。

** 福泽的母亲阿顺是明治七年（1874）五月六十九岁零十个月时去世，倒过来推算文化元年（1804）八月生。谕吉生时天保五年母亲年龄三十一岁是虚岁。

弟五人无论如何总是同中津人合不到一处。其所以如此，也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的缘由。我们的堂、表兄弟很多，有父亲一系的，也有母亲一系的，甚至多到几十个人。此外，还有许多邻家的孩子。虽然这样，可是我们兄弟五人总不能同他们一起相处。首先是说话的口音不同，感觉别扭。我们弟兄都说大阪话，中津人说“是”的时候用当地土语，我们说的時候用大阪话。由于彼此觉得别扭，首先是谈话的机会少了。其次，母亲本来生于中津，因久居大阪，遂习惯于大阪的风尚。孩子们的发型、服饰等一切都按大阪的样式。因为我们穿的都是现成的衣服，当然同中津的样式不同。除了服装、语言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但是由于当时还是小孩子，和别人一起总觉害羞，自然就躲在家里尽是自己兄弟一块儿玩耍。另外，更由于我的父亲是个学者。他是一个普通的汉学家，在大阪的中津藩邸工作。谈到他的工作，是同大阪的富豪“加岛屋”“鸿池”^①等打交道，负责料理本藩的债务。本来父亲对这个差事很不满意，他不愿掌管金钱，而想做一个专门读书的学者。不料，却必须又管账又管钱，或是搪塞藩方的债务。从前的学者与今日的洋学者大不相同，他们把金钱视如粪土。而这样纯洁的学者却担当起纯粹庸俗的事务来。因此，父亲心里总觉不满也不无道理。所以我联想到他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完全采用儒教主张的。例如有过这样一件事情：

儒教主义的教育 我当时因年幼尚未入学，但刚满十岁的哥哥和七八岁的姐姐们已在学习。藩主的货栈方面请有教师，在那里学习的还有一些商家子弟。本来那里应该教些日文字母，但因是在大阪，所以教的却是二二得四、二三得六的“九九歌”。这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父亲知道以后，马上就把哥哥姐姐们叫了回来。他当时曾这样说：“尽教这些无聊的东西！叫小孩子学算账，实在荒唐！我不

① 广冈久右卫门（加岛屋是其铺号名称）和鸿池善右卫门（铺号鸿池屋）是江户—明治时代在大阪齐名的富商。鸿池后来是日本的大财阀之一。——译者